



乌苏里 冰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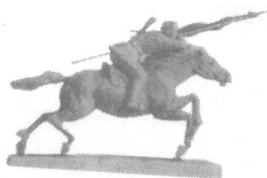
杜守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乌苏里冰排

杜守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苏里冰排/杜守林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033-1771-X

I. 乌…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413 号

书 名:乌苏里冰排

作 者:杜守林

责任编辑:张 鹰

封面设计:黄 河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34千字

印 张:8.5

印 数:1-5000

版 次:200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3-1771-X/I·1368

定 价:1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封江，开江，开江，封江……人
生和这大自然一样永恒地轮回。

——卷首语

— 目 录 —

第 一 章	达子香 / 1
第 二 章	虎 头 / 29
第 三 章	叶尼塞河 / 59
第 四 章	虎头要塞 / 71
第 五 章	混血屯 / 90
第 六 章	虎饶战区 / 129
第 七 章	老营房 / 146
第 八 章	珍宝岛 / 187
第 九 章	乌苏里江流域 / 201
第 十 章	捨猊岛 / 222
第十一章	冰 城 / 248
尾 声	一号地区 / 260

第一章 达子香

俄罗斯海参崴近郊的一个山坡上,生长着一片稀疏的白桦林。

这片白桦林的空地里突起一幢灰色的老独楼。老独楼戴着中国三国时期战将头盔样式的朱红色穹隆。

老独楼外墙斑驳,长满一指厚的青苔,看来有许多螳螂在石墙上面产过金黄色的子,因此,墙面像上了年岁的老人长满褐色的老年斑,但看上去还很结实,和这老独楼的主人——伊万诺维奇老将军的身体一样。

爬墙虎现在还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但它们的枝蔓已罩满老楼的正面,只是在爬到细长的紫红色木窗时小心地绕开了。

老独楼里,俄远东军区退役将军伊万诺维奇站在顶楼的窗前,一双混浊的蓝眼睛往山坡上观望。

一股青草芽子的气息从窗缝里扑进来。他想:这儿的达子香一开,那条界江就开始跑冰排。他知道,用不了多久,眼前石砬子上的达子香就开放了。

他戴上夹鼻眼镜转身看墙壁上独生子伊万的照片。

照片是用古朴的木框镶着的,那是伊万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学员时照的。那会儿他是年轻英俊的少尉。

儿子照片的旁边是伊万诺维奇父亲的油画肖像,那可是一位神气的苏联红军著名统帅,也戴着夹鼻眼镜。和他儿子不同的是留着和斯大林一样的胡须。

军人世家,苍凉的军人世家。伊万诺维奇想:辽阔的苏维埃联邦已经消失,伟大的苏联红军也已经成为过去。我和我的父亲还

有儿子这一生都为了什么呢？军人悲哀，老军人更悲哀。我得留下一部家族传记。他知道现在参加和参与指挥珍宝岛战事的一些当年的苏军官兵正在写回忆录。他的家族传记刚开了个头，需要进一步掌握真实素材。他觉得这部家族传记会在世界引起轰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家族有这样的传奇色彩，也没有像我这样的人物有神奇的故事……

看得时间长了，伊万诺维奇的眼睛就开始湿润。是眼泪吗？他可是一位坚强的老军人啊。也许是迎风流泪的老年症状。

伊万诺维奇和这老楼一样孤独。当年，他任远东军区军事副司令的时候，这里戒备森严，即使节假日也有夹着文件包的军官进进出出。现在没有人来了。

虔诚信奉东正教的老伴先他而去了遥远的天堂。儿子伊万30年前牺牲在那个岛上。老楼里只有一名勤务兵和一条苍老的牧羊犬陪伴着他。

他不再看儿子伊万的照片，走到书柜边从里面取出一张军用地图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然后用放大镜在图上搜索着。他一边在图上搜索那个像松子形状和大小的点，嘴里一边咕噜着虎头……周巧云……珍宝岛……左亚夫……

送走白露那天，左亚夫少将接到了陪同俄远东军区退役将军伊万诺维奇访问我边境地区的通知。

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左亚夫显得有些茫然。为什么让我去陪同这个退役的老毛子将军呢？我的级别和人家不对等嘛。后来他想：也许和那场边境战事有关，我是惟一个现在留在部队的珍宝岛战斗英雄；也许我是中俄混血儿……

离伊万诺维奇到达中俄边境地区还有些时间，左亚夫就陪同军区联勤部的工作组到各师运转了一圈，他是主管后勤的副军长，军区联勤部要在第3集团军抓社会化后勤保障的试点。

左亚夫临出发那天早晨,计时工,或是保姆,也可以说是他的未婚妻魏婉儿,边帮他收拾行囊边说:亚夫,路上拐一下顺便去看看柳叶吧,她一个人孤零零在那儿呆了那么多年,听我的,找个机会把她迁过来……

左亚夫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从墙上取下两张1:5万的军用地形图,叠好后放进文件包里。他居住的将军楼的墙壁上,没像其他集团军首长家那样挂些名人字画,只挂了这两张他自己多年前标的军用地形图。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下班回家他就坐在沙发上凝眸这两张地形图,往往会得到一些安慰和告诫。

左亚夫选择了从大雪谷去虎头的路线。这条路线路况虽然差一点儿,但比一〇二国道去虎头要近,主要的是可以顺路去看看她死去的妻子柳叶。

大雪谷今年的气候又乱了节气。北方几乎所有的江河开始跑冰排,这里却是风雪弥漫。大雪谷和它的名字一样,背阴坡上的冰雪终年不化。阳坡上的冰雪水流入小冰河,成为乌苏里江的一处源头。据说许多年前,这儿最老的山参个儿大得和“绊倒驴”大青萝卜差不多。雪地上东北虎、狼、猞猁、“四不像”(犴大罕)、雪兔的踪迹像蜘蛛网一样,密密麻麻。鸟儿多得就像秋天农村水塘上空蜻蜓。

大雪谷的雪花大得和加拿大杨树叶子一般,而且别处的雪花是六瓣的,这儿的雪花是八瓣的。这也许是特殊的地理天候环境造成的现象。

沙漠王子低速驶过大冰河,碾得薄冰吱吱嘎嘎响,驾驶员出了一身冷汗。左亚夫歪在座椅上睡着了,他昨晚没有休息好。

越过大冰河,也就走出了大雪谷,沙漠王跳跃在连绵起伏的小丘陵中。小丘陵宛如一片一望无际的浪涌。

黑褐色的麦地无边无沿,和蓝天一样面积。“快要播小麦了,

用不了多久这儿的麦苗就会泛绿。”被颠醒的左亚夫闭着眼睛想。

左亚夫乘坐沙漠王离开冰城的时候，伊万诺维奇正坐在海参崴开往绥芬河的国际列车上。登上宽轨列车的时候，他再一次兴奋起来，他申请了三次去中国边境地区访问都没被批准，退役多年后，才如愿以偿。他是以写家族传记的理由而来中国的。他提出让左亚夫陪同访问的要求也被获准了。他还有一些心事没人知道。

50多年前，伊万诺维奇走过这条路线，那会儿他率领苏联红军一支先遣队先去攻打日军的虎头要塞，然后向纵深推进，消灭日本关东军。那时候他们是徒步行军。

打败希特勒纳粹军队，斯大林决定帮助中国消灭日本关东军。斯大林知道这要付出沉重的生命代价，但为了与美英在世界抗衡这还是值得的。美军的原子弹已经毁灭了日本广岛，他们担心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会得到更多的利益，但抽烟斗的斯大林可不是好惹的。不管你美英同不同意，苏联红军都要出兵。此前，他已表示了坚决的态度——帮助中国军队消灭日本关东军。此时，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已达到70多万人，加上伪军有100万人。斯大林为了速战速决，加强了华西列夫斯基统帅的苏联远东军，使其兵力达到157万，兵力兵器远远超过在中国东北的日军。

宽轨火车上，伊万诺维奇看见山区的植被依旧，只是山好像高了一些，树木也越发茂密了。

进入中国国境，他和随员换乘窄轨火车。一路上他发现山地面目陌生了。他记得那时这里的森林和现在的俄罗斯差不多，当年他率领先遣队一路上靠打野兽充饥，现在这一路上看不见一只野物。但他发现，沿路的城镇却繁华多了。

黑龙江省军区梁副司令在绥芬河宾馆举杯为伊万诺维奇一行接风时，左亚夫刚站在一座枯草萋萋的坟前。

肥大的军裤被山和江的混合风吹瘦又鼓肥，金黄色的头发也被风吹得像冬天的一墩乌拉草。坟的周围一簇一簇的达子香，像一团一团的火焰在左亚夫心头燃烧。左亚夫想：他妈的老毛子伊万诺维奇，你在揭我的伤疤……

眼前，浩瀚的乌苏里江刚刚开江，江面漂浮着大块冰排，大块的冰排如同深秋蓝天上的白云。此刻，左亚夫少将的心绪就随着这条古老的界江流淌……

那年，因为一个特殊原因，左亚夫从副师长岗位来八里岗任师农场场长，仍保留副师待遇。师农场是个正团级单位。

直接原因比较简单。黄副师长在团里蹲点的时候，给后勤处长写了个条子，让他找左亚夫：

小左你管后勤没事下来看看，这阵子强化训练，连队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你想办法给补点伙食费。黄浩。

黄浩是“红小鬼”，抗美援朝时的著名战斗英雄，浑身的枪炮伤和他认识的汉字数量差不多。

你黄浩算什么，给我写条子，口气那么大还叫我小左，我也是副师长！也是战斗英雄！左亚夫年轻气盛，就把那张条子当擦屁股纸了。

团后勤处长回去添油加醋地和黄副师长汇报了……

黄浩当时就急眼了，当天返回师部，要求连夜召开师常委会，说他有话要说。

师长、政委，都曾是黄浩的部下，黄浩的外号叫“螃蟹黄”，在师里横行霸道。那时候军、师里的团以上干部大都是苏北人，老乡观念极强，抱团得很。左亚夫看不惯这一套，老是跟他们唱反调。比如说，这帮苏北人总想着部队调防回老家，当时也的确总是从上边传来这种风声。左亚夫任主管后勤的副师长后，就张罗着盖家属房，翻盖部队兵舍。

左亚夫虽然是副师长，但还没补进师常委。当时师领导严重超编，副师长和副政委加一块儿能有一个加强班，好几位资历浅一些的师领导不是师常委。

不过即使左亚夫参加常委会，黄浩也会这样讲，他是一个直肠子：“二毛子打个支(鸡)巴小仗就不知姓什么啦，老子在朝鲜打美国佬坦克的时候他支巴毛没长几根，噌噌蹿了几级凭支巴什么？二毛子忙着睡老婆丢失绝密文件，就给个支巴行政警告处分，我看该撤他职！早知道支巴这样，老子就不该把他接来部队……”

黄浩的小儿子在师里侦察科当副科长，早就看上了师医院护士柳叶，黄浩也对柳叶喜欢得很，但让左亚夫这个小二毛子撬行了，黄浩对左亚夫气不打一处来。

前不久，师里修订战备方案，黄副师长负责的那一块组织人修改完了后传到了左亚夫手里，左亚夫记得去师医院现场办公顺便看看妻子柳叶时把文件放办公桌上了，也恍惚是随身带着的，但就是找不着了。这份绝密文件丢失，导致全师的战备方案大调整，少数部队也做了调防。

师常委会最后的决议是：左亚夫同志太年轻，下放去到艰苦的地方锻炼一段时间，锻炼好了再考虑调回来，这样对他个人对单位都有好处。仍保留副师待遇。师农场是个老后进，相信左亚夫能改变面貌。

军党委同意了师里的报告。

这是左亚夫第二次被降职使用了。

左亚夫离开师部去农场不久,黄浩让军务科把左亚夫空出来的办公室改做保密室,维修房子时发现,那份绝密文件因为上面有糨糊,让老鼠拖到地板下面咬零碎了。

坟,已经快塌架了。左亚夫少将心里很内疚,这么多年了没来看看她。

坟上的草长得很粗壮,他一棵一棵地拔着,每拔一棵草,就像在心上栽一根刺儿……

左亚夫背着背包来师农场报到的那天黄昏,这儿正刮大烟泡,他是由一位老兵赶着牛爬犁从很远的火车站接来的。

妻子柳叶没跟丈夫一起来农场,她去南方干休所送她父亲去了。父亲退下来后,一直跟柳叶两口子过。左亚夫下去了,老头子执意去南方干休所养老,谁也劝不住。军政委劝他,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军政委知道老头子是对他女婿的这种安排有气,这事儿也不是我定的,但有些话是不能明说的,你骂就骂吧,反正不是骂我。柳叶的命令也下了,师农场卫生所所长。是她主动要求来师农场的。

师农场对左亚夫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他任主管后勤的副师长,每年都要来这儿蹲点,或是现场办公。

农场的官兵用“吃”来欢迎新场长。他们很兴奋——来了一个副师职场长,都觉得农场提了一格,自己也提了一格。那些闹情绪的也不愿意离开这儿了。

大块肉,大碗酒。干部战士轮流端着二号碗来敬酒,酒是农场的小烧,有60来度,点火就着。面对着这些穿着油渍麻花的官兵们的一张张纯朴的、憨乎乎的脸,一双双绵羊似的眼睛,左亚夫只有喝酒,别无选择。

微醉的时候，左亚夫站起来，“同志们，我讲几句。”

干部战士们就不动筷子了，竖着耳朵听。

“从现在起，不要再叫我副师长，我是场长。我家属过几天就来报到，我们一家都是咱农场的人。”

他的膛音很重，开会讲话从不用麦克风。

有位战士悄悄离去。

“不要出门就尿，门口让大家吡得像蜂窝。”左亚夫判断那位战士是出去方便。

大家哄笑。

等大家笑完，左亚夫脸就阴起来。“我们不是农民，是军人。从明天早晨开始，全体出早操，平时必须着装。今年冬天，除了整修农机具，还要搞军事训练，军人不能像老百姓那样猫冬。”

左亚夫从口袋里取出两张打印好的纸，交给长得像个老农民似的副场长，“这是第一季度的工作计划和新年度工作安排，你如果没有意见就发给各单位。你看完后可以提修改意见，但年度指标不能变。”

左亚夫接着滔滔不绝地讲了农场的近期和远景规划，讲了自己的具体想法，把同志们都讲呆了。他把种地讲得和作战一样。他还带来一幅他自己标的农场建设规划地形图。那图上面有红蓝箭头，也有集结地域……把大家都看傻了。都觉得场长这人怎么突然变得怪起来。他以前来农场一般不讲话。明明是被贬下来了，好像很愿意来农场似的。

左亚夫在师里交代完工作那几天，他就把自己关在家里——临时来队家属房里，想农场的事儿，把农场的事儿都想透了。

他说，“过几天我去省农科院聘请专家。然后去军区后勤部要点机械。种地要讲科学，要靠机械化……”

说完，他举起酒碗，“碗中酒吧，时间不早了，明天早晨我带操。”

第二天清晨 5 点 30 分,正是鬼呲牙的时候,左亚夫笔直地站立在操场上。他的脚下是没有清扫的厚雪。今年的冬天格外冷,冷得乌苏里江冰吱嘎吱嘎叫。

农场的官兵们仨仨俩俩地走来,踢里踢拉的,没个军人样儿。种了几年地把素质种没了。当他们看到一脸严肃的左亚夫时,才紧跑几步。

“面向我,成两列横队集合!”左亚夫的声音干脆又响亮。他的鼻孔像拉重车上坡的骡马一样喷着白色的气体。这一切应该是部下的事,现在他不得不自己来做。

“自动按大小个排列!”他看到队列像刚下乡的知识青年割的苞米楂一样参差不齐。

一阵混乱,队列基本达到左亚夫的要求。当然和作战部队相比,那还差得远哪。

“稍息,立正——”

又是一阵参差不齐。

“报数!”

什么腔调的都有,而且连接不上。

“副场长,你跑步回去查一下,还缺 4 人。”

副场长很不情愿地握拳跑步去宿舍区。

“全体注意——像我一样把帽耳卷上去!”

这时气温至少有零下 35 摄氏度。左亚夫穿的并不多,他笔挺地站着,他的耳朵冻得和猫咬的一样,但从他脸上看不出痛苦的表情。

副场长回来了,敬了一个很不标准的军礼,报告:

“场长同志,一人感冒,两人在做饭,还有,”他咳了一声说,“还有一人昨晚喝多了……”

队列里一阵哄笑。

“副场长,你来带操。”左亚夫以标准的姿势跑到排头兵的位

置。

.....

左亚夫的到来,把师农场以往猫冬的习惯打破了。每天军事训练两小时,两小时整修农机具,还有4个小时是学习农业知识。

这期间,左亚夫跑了一趟冰城,从省农科院聘来一位农业专家。这位研究员除了农闲时给师农场官兵上课外,还常年担任左亚夫的技术顾问。

他还去了军区后勤部,要来一批机械,这些机械算是贷款。

一个月后,柳叶来了。她的胳膊上戴着孝。

她送老父亲去南方干休所,途中父亲得了脑溢血,去世在火车上。开始,她想给丈夫打电话,让他来一块处理后事。后来一想,丈夫被贬去师农场,心情一定不痛快,就没告诉他。即便她想告诉他,也不可能。她打不通师农场的电话,她只能打到师里,然后由师里用加密电台与左亚夫联系。八里岗这鬼地方太闭塞,发个电报要去十里外,十天对方也难收到。

师农场家属原来只有两个,一个是副场长的,另一个是生产股长的。柳叶来了是第三个。副场长和生产股长的家属长得一样,年纪不大脸上的皱纹和麦垄似的。脸色和麦地差不多——黑里透黄。

柳叶就把干部战士迷住了。

随军家属房是一栋简易平房,三七墙,烧火墙,冬天的时候使劲儿烧,墙上还挂霜。左亚夫聘来的省农科院的专家也住这栋房。

柳叶来的当天夜里,她把头贴在丈夫温暖的胸肌上,喃喃:“别怨我噢,爸太突然。不过也没受罪,一下子就过去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你是赌气来农场的。无所谓,咱们在这也不错,至少是空气好,和大自然在一起。”

“我是担心你来受苦。”

“这样也好,省得别人说你把老婆留在师里,随时想杀回去。

喂,这里没人叫你‘二毛子’吧?”

“没有。有也是背后。”

那晚的月光很好,月光照在挂满霜的阴面墙上闪闪发着银光。火墙的缝没勾好,冒着云彩般的煤烟。柳叶哆哆嗦嗦下地端来一盆带冰碴的凉水,放在炕下,她怕煤气中毒。

“你想得开就好。”柳叶在被窝里说。

“有什么想不开的,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能找个地方说了算干事就行。多想点儿工作上的事儿,一切就淡了。那份绝密件你好好找了没有?我好像是放在你宿舍里了。让老黄头抓个把柄。”

“找过了,别想这事了。想有什么用啊!”

“不想了。”

“想我吗?”

左亚夫用应付性的行动回答。他没有情绪,边动作边回忆那份绝密文件。

两个人都出汗了。

“喂,你还想你对面屋的白露吗?”柳叶突然这么问。

“你真小心眼。白露和冷光复已经结婚了。”

“逗你呢。”

“柳叶,和你商量件事儿。”

“说吧。”

“农场的干部战士,还有随军家属,我看身体都挺好的。你们卫生所也不会有多少事情可做。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初中毕业,又上过军医学校,教教那几个孩子怎么样?孩子们都那么大了,还没学上。”

“这地方太偏僻了,孩子们真可怜。”

“可以先测验一下,不行分两个班。”

“你真能想的出。一个老师,两个班,三个小学生。”柳叶无力地笑起来,她困乏了。

“你一开班,其他干部就愿意让家属随军了,他们不就是担心孩子没地方上学吗?将来你就是老师兼校长了。这个地方没有老师愿意来,我想过了。”

“我服从命令。”柳叶一使劲就用牙齿拔掉了丈夫的几根胸毛,她一高兴就这样。“疼吗?”

“还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高兴。”

“不对。叫间苗!”左亚夫幽默了一下。

柳叶又软绵绵地笑起来。

山坡石砬子上的达子香打苞的时候,乌苏里江就要开江了。土地刚刚开始发软,残雪还没化尽。播种小麦还早。左亚夫就带领人们去莽原开荒,农场除了两名随军家属负责做饭、送饭,省农科院的那位专家在场里搞种子试验,还有柳叶给三个孩子上课,其他人全都参加开荒。

用镐头刨树根、清杂草,几天下来人全身就散了架,半尺以下地还冻着呢。

省农科院的专家告诉左亚夫,不能这么干,开荒也要讲科学。他说,四周要打好防火道,先烧荒,地烧透了再翻……

这办法挺灵的,10天工夫,一千亩良田就开出来了,刚翻过来的黑土油汪汪的。

开江的那天,开始播种小麦。今年的麦种是那位专家引进的耐寒良种。天不亮就下地,太阳落山方回来,午饭由两个随军家属赶着毛驴车来送,在地里吃。伙食不怎么好,二米饭、馒头就煮黄豆、冬天贮藏的“老三样”不是吃光了就是烂了。

左亚夫说,离乌苏里江这么近,吃煮黄豆不让人笑话呀,我去弄开江鱼去。大家就嗷嗷叫着播小麦。

左亚夫带车现去县城买丝挂子,打鱼可是他的拿手戏,比种地